Z1.02

永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永川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永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永川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3503/62

永川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胡尚知
副主任：薛　锋　钟代华
顾　问：蒋廷举　黄恒铣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崇仕　旦德煊　李家发　李蓝天
宋君良　张义富　邹隐樵　邹权纲
余天潢　林建华　周秀锟　屈景益
钟子夫　彭万钧　谢洪卫
本辑编审人员：
主　　编：胡尚知
责任编辑：李蓝天
主　　审：张明清
审　　稿：蒋廷举　屈景益　张义富
校　　对：李蓝天　伍济发

目　录

我经历的“彭水事变”…… 邹隐樵(1)
我所参与的江津兵暴…… 邹隐樵(9)
台湾“二·二八”事件追忆 …… 宋君良(13)
活捉匪司令——陈双全 …… 杨永富　隆友伦(19)
改造起义24军亲历记…… 余天潢(21)
解放初期大凉山见闻 …… 余天潢(48)
回忆我在对台工作中的活动 …… 张仲贤(56)

抗美援朝回忆片断(续完) …… 杨祖辛(67)
　优待俘虏
　反细菌战与反登陆
参加抗美援朝追忆片断 …… 龙　飞(75)
　固守西海岸
　移师“三八”线
　凯旋归国

青峰征粮队遇难记 …… 邓崇仕(87)
我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 …… 欧阳琴(90)
“文革”时期我在永川城郊区 …… 唐继林(98)
　永川郊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补台前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郊区

我爱政协这个"家"…… 黄恒铣(104)

永川县城洪涝…… 张义富(119)
永川城区治水记实…… 秦文玉(122)

旧警官场走马灯…… 罗敦才(126)
永川市公安派出所述略…… 罗敦才(130)

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收益分配…… 钟子夫(138)
何代贵和所办的民营科技企业
——重庆种农剂厂…… 胡尚知(150)
永川临江乡物资交流会…… 宋君良(156)
浅说永川私营工商业与对私改造…… 郭澄均(158)

永川师范学校"三迁"纪实…… 蒋廷举(167)
永川广播、电视小史四则 …… 刘汉福(185)
永川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谢洪卫(192)
解放初期永川卫生事业的发展…… 沈懋深(196)

杂　录(续四)…… 张义富(199)
永川不是昌州，也不是昌州古治
五间乡打麻雀与川剧《战麦田》…… 罗忠海(20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经历的“彭水事变”

邹隐樵

1930年3月30日发生的“彭水事变”，是中共四川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当时党中央号召各地党组织尽可能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斗争。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没有取得胜利，致使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均蒙受很大损失，但从失败中取得了宝贵经验教训。这次事变，在当时扩大了革命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66年过去了，特将此段亲历事件追忆记下，以备研究革命历史的工作者参考。

彭水位于四川东南，在乌江下游东岸，是川东南角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的首县。这个地区与黔湘鄂三省边区接壤。境内大山重叠，地形复杂，若在该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退可以守，进可以向长江流域发展。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猖獗。匪股之大者有徐子合、王卓之、傅天发等，人枪各拥有数百上千。所驻军阀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第五师向时俊部。匪和军都在这个地区招兵买马、扩充武力。他们各在占领区域收征苛捐杂税，大肆刮削民财，致使人民不堪其苦，怨声载道，故对军匪均恨之入骨。这些受苦受压群众盼望有人为其解除痛苦，倾向革命极其自然。所以中共四川党组织军委很重视这个地区，先后派了很多同志到这里开展工作。我（笔者）是其中之一。我的公开职务是第二十二军第五师一团一营副营长，兼任彭水

城防之职；秘密任务是该师军支书记，负责全师组织工作。因此对这地区的各方情况均有所了解。

驻军头头向时俊（又名向成杰），四川营山人，四川弁目队、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出身，任第二十二军第五师师长。此人在1927年前，属国民党左派，接受吴玉章、杨阔公、刘伯承、漆南薰领导。国共分裂后，即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1928年在湖南被何键、鲁涤平解除武装。1929年回到四川重组新军。郭汝栋给予支持，送他1000支枪，成立1个独立团。向时俊指派廖赞侯为团长，驻扎涪陵，军费由郭汝栋部拨付。是年秋末，向时俊复受赖心辉委为第五师师长，将独立团扩编为师，遂在四面八方收编土匪、民团，充实力量。1929年冬，该师开进黔江、彭水驻防。是时，该师第一团驻彭水，团长王道国、营长何翼如都与笔者有私交关系，但他们皆不知我是中共党员。该团有3个连长系中共党员，我均能掌握。第二团驻黔江，团长寇逸群，团附吴敌是中共党员、军支负责成员之一。该团有两个连长系中共党员，全团实力为吴敌掌握。第三团驻郁山镇，人员不够充实；团的党组工作由聂任秋负责。合计全师有中共党员10余人，士兵革命会成员30余人，分散在各团、营、连里。由于该师新成立不久，军支组织对党员、士兵革命会成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当然更谈不上斗争经验。

至于彭水地方的中共组织，我只听到刘伯容同志的汇报，说高等小学和乡间小学有部分教师是党员，部分学生是团员。在农村的宝家楼、土子坝有农民组织，在郁山镇有盐工组织。但是党组织和群众基础都不够强大。

根据彭水的具体情况，军支认为搞土匪运动较为容易，且见效快，遂以这项工作为重点，派向希平同志专责进行。

在省军委李鸣珂同志屡次指示下，要我尽可能地发动起义，我便派军支成员吴敌、地方党组成员霍恂专程前往重庆向省委（李鸣珂）汇报并请示。省军委指示要点：起义前要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配合行动；起义后要以酉（阳）秀（山）黔（江）彭为根据地，在可能时向涪（陵）丰（都）万（县）沿长江发展与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合拢；要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吴、霍二人先后返回彭水。我们便召集军队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传达省军委指示，布置起义事宜。出席的有刘伯容、何希平、霍恂、孙瑞华、吴敌、胡文灿、邹隐樵等人。会议决定：军队方面由军支负责布置；地方武装由彭水地方党负责发动；匪运工作由向希平负责策反，特别注重王卓之、周宣两匪股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抓稳。至于起义时间，要看准备情况如何再作决定。

这次联席会上，向希平曾汇报他的匪运工作。说王卓之是贵州军阀周西成部的营长，将1营人拖出来占山为匪，俟机另择新主，接受招编。与他交换意见的结果，坚持在编成正规军后才好准备行动，接受指挥。大家认为他的要求合理，若致其实现，既可满足他的欲望，鼓励他走上革命大道，又可让向希平深入王卓之队伍开展活动，掌握领导权，顺利进行起义。因此，会后我与吴敌两人通过师部各种人事关系向向时俊说项，招安王卓之。向师长贪图扩充实力，遂委王卓之为该师特遣司令。招安后，王卓之狡猾成性，恶习不改，认为成了正规军，对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有了门径，对于革命、起义，只是阳奉阴违，敷敷衍衍，甚至包藏祸心。可是向希平没有察出来，尚蒙在鼓里。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二，师部突然到来一个反共死对头。这个死对头叫李公

藩，又名李介，黄埔四期生，原系中共党员，曾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在起义过程中，李公藩犯了严重的错误，同起义者向希平将其所犯实情反映省委被开除党籍，怀恨在心。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李公藩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汪派他到向时俊师部任少将参谋长。1929年底到彭水向师履任后，即用五师名义出一布告，谓酉秀黔彭地区有共产党潜伏活动，要各界人士严加防范。如有知情不报者要以通共论罪；误入歧途者来（师）部登记自首，免予追究等语。简直是杀气腾腾，表明与革命势不两立。不几天，我在彭水县党部（五师政治部驻其内）与李公藩坐一桌，他说"彭水有共产党活动，政治部应当注意。"这时向希平恰在县党部一个寝室，幸未照面。我即借机前往暗示勿出，待其走后转移。继后，我们考虑向希平安全，安排他长住万局（乡间）王卓之队伍中专搞匪运工作，策动起义。李公藩来五师凶相毕露后，我们深感不安，认为他是起义的大障碍，不利于我们的革命活动。因而决定在起义前必先将其除掉，免生枝节。指示向希平安排王卓之执行这一任务。

在俟机除掉李公藩的期间，我们为了顺利开展起义工作，曾进行谋划：一是安排霍恂打入向时俊内部，因霍系黄埔4期生，有才干，颇受向赏识，有意委霍为参谋。无如李公藩知道了，使向向时俊说霍恂有共产党嫌疑，绝不可用。因而使这一谋划遭到破坏。二是鉴于彭水部分民团武装，分散在各乡镇，不易集中，难于利用，拟向向师长建议委张季良为大队长，纳入该师正规编制，既可扩大实力，又可改善民团装备，为我所用。当我与吴敌向向师长推荐后，向即首肯，提出面见张季良。见面后，向师长告诉我们，收编民团意见可嘉，惟张季良虽属黄埔武汉军校出身，缺乏带领部队和实战经验，且其在彭水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一高小教员，声望不高，怀疑没有号召力，人选另行物色，这一谋划又未实现。三是我们认为李公藩在师部得势，左右师长，久则生变，遂定出擒贼先擒王的计划，把向时俊捉控起来，逼其除掉李公藩，委霍恂为参谋。当时师部的守卫连，是我们的人胡文灿连担任，向师长住宿师部，执行此事轻而易举，极有把握。这一谋划刚安排下去，不知是何缘由，胡连突被调开，另换一连守卫，事又未能实现。尽管三次谋划均遭挫败，但据军支情况反映，师长向时俊和参谋长李公藩均不知道师里有共产党组织，也不知道我和吴敌是共产党员，故尔仍然积极进行起义活动。

军支把起义准备工作重点摆在盱运上，向希平多次指使王卓之向李公藩下手。王卓之总是借故搪塞，说什么机会不成熟。如有次师部在操场开娱乐晚会，演文明戏，李公藩在座，机会甚好——天黑人多，无有防备，下手之后又易脱身。可王卓之后来却说，有向师长在座，恐误伤及，故迟疑未决。然而向希平对王卓之并不因此生疑，信赖如故。

1930年3月29日，王卓之部开进县城接受师长检阅训话。事前军支召开联席会议，布置起义行动，出席者有向希平、霍恂、孙瑞华、王卓之、刘伯容、胡文灿、吴敌、邹隐樵……等。当提出利用检阅机会开始行动，即发现王卓之神情态度极不自然，变脸变色，反而提出质疑意见：起事时部队由谁来领导、指挥？武器、弹药、粮食由谁来筹集解决？成功或失败后又将怎么办？这一连串问题，充分表现他对起义无诚意和信心，简直是大唱反调。在场的人，无不吃惊。我和吴敌借故有事离开会场。霍恂等人已意识到王卓之靠不住了，随即改变口吻顺倒说话、应付敷衍。最后议定行动问题继续考虑，暂不决定。宣

告散会。当晚11时左右，我与霍恂等人在高小进行紧急会议，面对王卓之动摇问题研讨处置措施。认为他对起义大事既生疑窦，留在城内，夜长梦多，必将妨碍我们下一步行动，决定将他的队伍在检阅后调回乡间万局驻扎；叫向希平继续深入地做他的说服工作，以不再出岔子为原则。

王卓之在联席会议散会后，快快返回队伍驻地童家院子，心情沉重，坐立不安，谈话吞吞吐吐，一反常态，引起他的帮手彭翟堂诧异。遂对他穷追紧问。王便以实言相告，使彭大惊失色。彭劝王反戈一击，将功赎罪。王在彭的劝说鼓动之下，遂毅然选择叛党告密道路。于是二人连夜赶到师部，报告情况。向时俊一听愤怒万分，仓皇决定派人捉捕我与吴敌，并嘱王参与其手枪队指引擒拿该师潜伏的共产党人，务求一网打尽。

次(3月30)日晨，王卓之按照向的计划行事，走在前面，少数手枪队员隐随其后，大部布置童家院子。当匆匆赶到城南高小找到向希平和霍恂时，即装出诚意地说："昨夜会上我提的疑问，确属由衷之言，但未顾及上级的全面安排，甚恐贻误大事，我愿听从指示，请大家到我驻处吃早饭，再作具体商量。"霍恂、向希平不知有诈，慨然点首应允。因此霍恂即去约孙瑞华、刘伯容(高小校长，有急事未去)同往。当霍、向、孙三人刚步入院内，即被手枪队包围，霍恂见势不妙，拔腿反逃。手枪队迅即开枪，向、孙二人牺牲，霍恂大腿受伤。霍恂强忍伤痛，一气跑回高小，急告出事，叫刘伯容赶快转移。霍恂站立不稳，隐匿于米房内，追兵赶至，填补一枪遇害。

是日早起我在营部对面栈房与吴敌研究昨夜开会情况。吴敌穿的全副武装，我着的便服。突见营长何翼如带1弁兵来说："师部召开治安会议，找你去！"我说："换了衣服去。"他说：

"将就嘛。"军人岂能便装出入师部，我即意识到发生变故，却又不好硬性拒绝，即与吴敌分手，随同营长回营。回到营里，只见少数士兵守卫，其余官兵都不在营。营长即往隔壁叫电话，我便乘机从营门出走，向高小而去。我一到高小，急将所疑告诉刘伯容，并叫他赶快通知霍恂等人回校。不几分钟，刘急跑来说一声："霍恂遭了！"我们各自寻路分跑。这时全校学生惊惶混乱，纷纷向外拥出。我问学生张朝阁："有无后门？"他说："这就是后门，快跑嘛！"我向野外一个方向直跑约 2 里许，全身软弱无力，便窜入附近大茨笼隐藏起来。天将晚时，我央求一个农民引路过关，许给银元 15 枚；摸黑走了 10 余里，不期遇着城内逃出来的庹易之同志，便叫引路人回去，我遂与庹同行。庹的家住彭水小河对岸，僻野乡间。我住了好几天，安全脱险。

回笔来叙吴敌情况。他系军支驻二团负责策动起义的同志，部队驻扎黔江，这次开联席会议是我用电话通知他来彭水的。当发现王卓之对起义动摇时，即与他借故离开会场，分别告知核心同志，研究紧急措施。第二天早晨，我们尚不知道变故已经发生，在栈房汇报起义准备情况时，他说："驻黔江团里有两连长是我们的同志，愿意担当主力首先发难，其余的连也可用命令指挥响应。同时把团长寇逸群扣留起来，逼使他同走革命大道。他在黔江握有实权，有把握成功。"当我被何冀如突然叫往师部开会时，他已意识到事情有变，本可脱险，可他为革命忠诚，毅然连夜赶回黔江，掌握部队，以期在黔江发动起义。不幸在他一抵黔江，即被寇逸群发觉，将他扣捕，立即枪决。显然这是师部的紧急电示的果断执行。

事变的当天，一部分在城内的地方党同志立即转移到彭

水乡间土子坝刘伯容家。刘伯容知道我住庹易之家时，也接我前去筹商清理组织，重振旗鼓，发动反攻事宜。刘伯容在地方上人民对他有好感，颇具声望，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进行整顿，创造条件，组织反攻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研究决定，对事变的宣传口径一致：不说是共产党发动起义，只说是反对军阀向时俊；因为他强派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不听正直军人劝告，反以共产党嫌疑而残酷杀害。这样宣传，才能联合地方各派势力，共同反对军阀向时俊。根据地方党组织了解的情况，各乡团阀都对向时俊不满意，完全可以利用。如距土子坝20余里的太元坝，有团阀冉匡九者，掌握有大批武装，又有宽大而坚固的穿（溶）洞作防御工事。以前军阀穆银州（先是大土匪）曾以1团兵力向他进攻，尚能坚持对抗很久。以他为争取对象，应比王卓之好多了。于是，刘伯容与他联系，他便毅然同意，并即策划与各乡团阀联合事宜，工作干得很起劲。再考虑到我与夏鄂同志系外地人，为了尽客主之谊，特设盛宴于穿洞，邀我俩参加。就在我们离开土子坝当夜，刘伯容疏忽大意，未设警戒，突被傅天发匪股数百人偷袭土子坝，将刘伯容、艾定九及学生数十人虏作人质，后来花了很大一笔现金才得以赎回。我在冉匡九家虽安全无恙，但势孤力弱，无法继续活动，只好单身一人回到重庆向省委回报。

至此，这场尚未举事的起义，就被敌人镇压下去了。除文中提到的同志牺牲外，尚有彭水的胡文灿、聂任秋、郭云等同志被捕下狱；士兵也有被捕或被驱逐出境的。此次事变，师部军支方面损失最大，而彭水党的地方组织也蒙受相当大的损失。这也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教训。

我所参与的江津兵暴

邹隐樵

1930年9月3日江津兵暴，我奉中共四川省委通知临时前往参加，兹将所忆及者追记于下。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认为党在四川军队中力量较强，决定发动兵暴。7月中旬，党中央派余乃文来川，向四川省委传达指示精神。7月尾，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四川军队中发动兵暴，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全川划为五大军区，组织十七路红军举行大规模起义，集中力量进攻武汉。

会上，驻江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新编师二混成旅军支负责人李德夫（崇庆县人，黄埔四期生）、杨卓云（郫县人，黄埔四期生）首先表示响应，愿意急速准备，发动兵暴。

省委先派项顶（又名苏爱吾）为江津兵暴前委书记，派曾在国民党二十一军任过旅长的于渊为司令；预定起义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项顶、于渊和省委所派另一人徐幼平等前往江津作详细研究部署。于渊经过了解分析，认为条件是好，准备不足，匆匆决定起事，没有成功把握，拒绝指挥，返回重庆。

省委继向张清平（字志和）提出起义事，因他系1927年入党的党员，又系二十四军新编师副师长兼旅长，由他号召起义

轻而易举。但他却认为夺取革命胜利的条件还不成熟，单靠他的两团部队力量不大，孤军奋战必然失败。建议在他的部队中加强组织建设，训练大批人才，分派在全川军队中搞军运工作，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配合行动，方操胜算。军委及党内多数同志认为张清平的谈话还存在军阀思想，很不可靠。遂于8月下旬乘他离开江津部队赴成都公干之际，改任李德夫为总指挥，杨卓云为副总指挥，绕开张清平直接策动江津兵暴。当时李德夫在该部队的公开身份为二旅机关枪连文书，实则掌握了该机关枪连的权力。杨卓云为旅部军法官，实际只掌握守司令部一个排的兵力。至于其他营、连，分散在城内外驻扎，有的连有党组织，有的连连党员也没有。如驻德感坝的全团中，只一营二连郭连长是党员，能不能掌握全连力量，也有问题。根据江津兵委书记徐仲熙的汇报："驻江津的整个部队中，共有党员20余人，团长、营长均非党员，连长只有二三人，排长稍多一点。士兵委员会会员也只有60—70人，而且组织不严，训练教育也差，都是事实。"这足以说明江津兵暴不够条件，勉强发动，自然难保必胜。

在准备兵暴期间，我在重庆军委负责兼任江(北)巴(县)兵委书记，专搞刘湘二十一军部队的军运工作，没有参加江津兵暴准备事宜，故对具体情况概不了解。及至9月1日，忽接省军委秘书贺竟华通知，要我参加江津兵暴，马上出发。我于2日拂晓前出发，快速进行，午后2时赶到江津县城，住在县府附近第一旅社。迨到黄昏时分，才与杨卓云接上头。他说："你的任务早已安排定了，德感坝驻有一团，由你负责指挥。你住该团一营二连，连长是党员；这给你全团党员及士兵委员会会员名单，由你直接联系指挥。德感坝这一团力量不强，能发

动多少做到尽力而为。起义时间在近两天内，你听到城内枪声响，就是发动时间。至于德感坝发动时间，由你决定，不必与城内一致。发动后，你选择适当的渡河点，向贵州边境方向走，不必来县城集中。总之德感坝兵暴事宜，由你全权处理。”杨卓云交代完，我脑子里糊里糊涂，唯唯是听，没有提出相反意见，只说了一句：“任务太重，怕不能完成吧！”他说：“你尽力为之嘛！”

3日晨，我化装成普通店员模样，于10时左右到达一营二连，适郭连长不在连部，到团部开会去了。有个排长接见我，盘问极为详细，我很注意应答，没有暴露真象。我说我是永川人，在永川当店员，因与店老板的夫人不和，由朋友介绍我与郭连长，补个名字。他神态惊异，颇不正常，只说“连长在团部开会”。遂领我到郭连长寝室床上休息。我将所携带的文件放置于被盖中，躺在床上睡去。约半小时，郭回寝室将我拍醒。开口一句：“紧急了，你快走！快走！”他气喘呼呼，惊惶达于极点，把我弄得恍恍惚惚，诧异万分。我说：“我奉党的指示，来负责全团指挥兵暴的，与你联系，共同负责。我不明情况，叫我离开此地可以，但你不能一人单独走，必须将能统率的力量全部带走；如你擅自离开，是为临阵逃跑，应受党纪制裁。”他问：“往哪里走？”我说：“向贵州边境走，自有党来向你联系。”他把我送到河边，返回县城，将近黄昏时才得与杨卓云见面。我把德感坝情况一一告诉给杨，他说：“德感坝就算了吧。你仍住在第一旅社，给你5元好开支。马上‘开动’了，以亮左膀为记，你在旅社等着，我半夜来接你。”

杨卓云匆匆离去，不到30分钟，东门外枪声隆隆，那是李德夫在机枪连发动打响的。当将机枪连连长处决，即率全连冲

入城内，直攻县衙门团部所驻地。魏镛团长事先有所戒备，把衙门关紧，只抽调可靠的官兵抵御，不许多数士兵持枪抗击，他怕士兵乘混乱之机响应暴动。同时用电话通知各营连各守所驻地，未有命令，不许出击。因此各营连均没响应兵暴，惟江津正街驻的两个连有少数士兵自动出来参加。杨卓云在司令部指挥守卫排将副官长处决后与李德夫指挥的机枪连会合共同进攻团部，鸣枪喊话，屡攻不下，鏖至半夜，见敌众我寡，不能久战，他二人遂离开阵地，乘木船东下重庆。其余士兵见群龙无首，自动放下武器逃出阵地。多数士兵仍返原来驻地，数挺机枪，完整地回到原连。街上阵地，恢复平静。这次兵暴，士兵、群众均无伤亡。迨天明时，魏团长知道兵暴失败，才出动武装清查肇事及涉嫌人等，共计逮捕 40 余人，等待张清平返津处理。

我于 4 日午后离开县城，夜宿油溪，次日乘汽船返回重庆。省委指定我收容江津兵暴脱险来渝同志，并分别安排在刘湘部队中任军事工作。这次计安排了 10 余人，尚能忆及的有兵委书记徐仲煦、江成善等。

这次兵暴失败，是执行"立三路线"的具体表现。这给四川党军事工作导致最大损失。我虽临时参加没有起到作用，及今思之，不无遗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